



血滴子

系列

台湾



独孤红著

豪

門

游

龙

敦煌

血滴子系列·第一部

# 豪 门 游 龙

三

台湾·独孤红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五章 上香入门

接着又向左右道：“现在时候不早，本部堂还须复命，他既已供认谋逆不讳，也无须再问得，可速搭下去，先行押在此间，听候皇上旨意再为定夺。”

说罢，便有人来，将羹尧搭向暖阁后面，一条甬道而去，羹尧无法再为抗拒，被搭着，高高下下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方才放下来，再定睛一看，却又是一个土窟，只壁上安着一盏灯。焰大如豆，显得非常幽暗，那土窟却甚狭长，又似一个隧道，身下软软的，像放在乱草上一般，只苦于无法转侧，只能看见前面一端，却不知身后是什么样，那些抬的人，只将他一放下，便一哄而去，半晌之后，寂然无声，灯油忽尽，火焰一闪而灭，窟中登时漆黑，忽听身后倏然起了一阵阵的呻吟之声，接着一声长叹道：“师兄没有受刑吗？”

那声音是仿佛昨日夜间来访的周再兴，正要问个究竟被擒是真是假，这又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无如那嗓子里面，便似被什么东西堵着一般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那人又道：“师兄你比不得我们，上有父母在堂，还有一片好好家业，如今事败被捕，究竟打算如何咧？”

羹尧仍苦于不能作答，那人又道：“你为什么老不开口？是中了人家毒手，被点了哑穴吗？那不要紧，幸而我还能动，待小弟与你点开便了。”

说着，只觉背上被人一拍，气血全开，不由高声道：“周贤弟不必再相戏了，愚兄虽然不肖，还不至贪生怕死，把一人一家的利害放在匡复

大計之上，否則便真是以我為不足論交了。”

那周再興又在身後笑道：“你一家一身全舍得，還有一个人也舍得嗎？這告密出首你，便是云師妹咧！”

龔堯怒道：“你這人，怎么這等沒正經？我連身家性命全已付諸度外，豈肯復以兒女之私為重之理，不過云師妹雖然是個女流，却深明大義，決非尋常女子，她決不至出賣我，更不至便把這等大事泄露出去，你這麼一說，不但太小覷了我，也誣蔑了云師妹咧！”

又听周再興大笑道：“師兄，你別生氣，小弟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決不敢戲弄你，這是奉命而行咧，既如此說，你且請起來，隨我去見見几位師伯叔和同門弟兄如何？”

龔堯聞言，雖然四肢酸麻，尚未全愈，連忙一跃而起道：“好，這倒是我所愿意的，不過你却不必要再相戲咧。”

等再把頭一調，忽然身後燈光一亮，再細看時，只見那周再興已經提了一盞孔明燈在一旁，含笑而立道：“師兄，你怎么連身家性命全不顧，却对云師妹這等深信不疑？便算小弟誣蔑了她，也值得這樣生氣嗎？”

接着一面提燈前導，一面又笑道：“今日這一局，原非為師兄而設，你不過適逢其會而已，周師叔原說這個場面決瞞不過你，想不到果如其言，且隨我來吧！”

龔堯不禁臉上一紅，搭訕着道：“周師叔便是那子午斷魂釘主人，外號云龙三現諱得的嗎？他在此地，那就好極了！我正想當面叩謝呢。今日之局，既非為我而設，那又是為了對誰咧？”

周再興又笑道：“那周師叔自然是他，至於這一局為了對誰，現在却恕我未便奉告，過一個時候，也許會有人告訴你。”

說着，前面隧道一彎，忽然燈光大明，仍是适才所見石堂，只是公案已經移向里面，暖閣和帷幔仍然未動，不過那公案上却供着一座朱紅漆金字龍牌，儼然是個神龕模樣。連香花酒果，五供俱全，那空懸油燈下面，却分兩行，擺着十來張交椅，中間靠着公案又放着一張大圓桌，桌上放着一疊黃表，兩本簿冊，還有一份筆墨硯台，桌前縛着一只活的大公雞，却不见一人，再一細看那隧道入口，正是自己方才从上面下来的洞

口，自己也不知怎么会转来原处，正待要问周再兴，猛然那神龛后面一阵哈哈大笑，声如洪钟道：“老贤侄，我原知道，适才这番布置，决瞒不了你，要不是王胖子冷不防点你一下，几乎教我真下不了台咧！”

接着便从神龛左侧走出一个赤红脸，方面大耳的老者，一见面便笑道：“你还认得本部堂吗？”

羹尧一看，果是适才堂上讯问自己的那位老者，只是此刻已经换上了一件熟罗长衫，外罩黑纱马褂，右手还刁着一根短烟袋，正待要问是那位师伯叔，以便拜见，周再兴已在旁悄声笑道：“师兄，你不是要见周师叔吗？这位便是，他老人家最疼我们这干晚辈，你要有什么事，只要一求他老人家，决没有个不答应的。”

羹尧连忙拜下去道：“弟子适才不知道您是周师叔，多多冒犯，还望恕罪，前在兴隆集并承师叔暗中相助，实在感激不尽。”

周得连忙扶着笑道：“老贤侄，你且请起来，听我说明，适才你那一手委实不错，只可惜还欠镇静些儿，便那几句话也不算冒犯我老人家，谁教我要冒充大臣高坐堂皇咧。至于兴隆集那档子事，我倒真是帮了你不少忙，否则那凤丫头，却未必肯那样牵就你，这件事，将来我们是再说再讲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也许还要扰你一顿喜酒咧！”

说罢，又复大笑不已，羹尧不禁又叩头下去道：“弟子无状，一切均在师叔成全与包容之中，以后仍望不时教诲。”

周得忙又扶着道：“你放心，一切全有我，这还不成吗？又要磕头做什么？你先起来，少停我们再说。”

周再兴在旁忍俊不住几乎要笑出来，羹尧不由又涨得面红耳赤，方想：“这一位师叔，一位师弟怎么全是这样一见面就开玩笑。”

忽然又从神龛后面闪出一个人来，把手一拱道：“在下胡震，适才一时游戏，至令二公子受惊，还望恕罪。”

羹尧一看，却是适才在雍王府相助杀那侯异的人，连忙答礼道：“适才诸承相助，又承引来此处，得与诸师伯叔相见，感激惟恐不及，焉有见怪之理，不过大家既以真面目相见，还请示知师门渊源才好称呼，千万不要令羹尧失礼才好。”

周得笑道：“这位胡老弟，虽系江湖知名奇士，素有神力无敌，铁笔

书生之称，却非我武当宗派，不过他也是我太阳庵道友之一，同在烈皇帝神主前上过香，为人又谦逊，你不妨也以师叔之礼事之便了。”

胡震忙道：“老前辈怎么说出这话来？我虽福缘浅薄未能在三丰祖师门下受教，但对诸大侠私淑已久，又蒙长公主恩准在太阳庵效力，这辈分如何能错得？您教二公子称我师叔，那我怎么敢当？何况老前辈已经命我投入那雍亲王门下，将来又在二公子驱使之下，要这么一来，那我只有退避三舍，不敢求教咧！”

周得又笑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那便各交各的，恕我不再管你们的闲帐咧！”

羹尧道：“胡老叔既和师叔是朋友，那我当然应该也以师叔之礼相见才对。”

说罢，便待叩拜下去，胡震连忙拦着道：“这是周老前辈开我玩笑，你怎么当真起来？果真如此，那我只有和你避道而行了，再说，那云小姐是长公主的嫡传弟子，便她也一向以师兄称我，你要这么一来，将来我们见面，又如何招呼咧！”

周再兴在旁也笑道：“这位胡大哥什么全好，就是不愿意当长辈，所以我们一向全是称兄道弟惯了，既然周师叔有各交各的之语，我看你还以遵命为是，否则反而不好，也诸多不便咧。”

羹尧只得以平辈之礼相见，胡震才含笑答礼，方在寒喧各道钦慕之下，忽然又从身后，隧道中跳出一个人来，大笑道：“年老弟，方才那一手，我是出于不得已，因为这个馊主意是我出的，要不这么一来，那便大家下不了台咧，您千万别见怪才好。”

羹尧掉头一看，却是赶脚的王胖子，此刻已经衣冠齐楚，走了进来，连忙一转身上前施礼，请以真实姓名见示，周得笑道：“他姓何双名松林，是你路师伯门下本派掌门弟子，算起来也可以说是你的大师兄，素长点穴擒拿，并擅使一条索鞭，又走及奔马，所以一时有三绝之称，不过人家可不真是赶脚的，只是隐于此道而已。”

羹尧又慌忙道：“小弟实在不知道您是我的大师兄，前此相见，多多失礼，还望原宥。”

何松林笑道：“老弟那是对的，王胖子，与我何干？以一个公子哥儿，

能对一个赶脚的那么客气，已经是可贵而难能咧。”

说着一面答礼，一面又道：“这北京城里和四郊是我的衣食饭碗，老弟以后不照顾我的买卖不要紧，可千万别当着人招呼，要不然那可彼此都不好。”

羹尧也笑道：“既大师兄如此吩咐，小弟遵命就是。”

何松林又笑道：“那便感激不尽咧，不过，师弟，你知道愚兄奉了师父和周师伯之命将你请来，为了什么事吗？”

羹尧不禁愕然，何松林笑向周再兴道：“周老弟，你还没有把我太阳庵入门的规矩告诉他吗？”

周再兴道：“这是大师兄的事，小弟怎好僭越？”

何松林道：“这事是奉我师父和周师伯之命，便老师父也已默许，你为什么又这样拘谨起来？既然如此，那只好由我来告诉他了，要不然少时便要上香行礼，他事先一点不知道，如何对付呢？”

说罢颜色一沉道：“年老弟，你以前对凤姑娘，后来对我师父和周师弟所说的全当真吗？”

羹尧也正色道：“小弟自经恩师告以夷夏之防与大义所在，便誓以身许国，人前人后全是这等说法，决无虚假。”

何松林又道：“我师父也曾对你说过，这事如果让鞑子知道，便是灭门之祸，便一旦事败，如果把机密泄漏出去，或者中途变节，本庵几辈道友也决杀你以正庵规，那上面土窟之中的人皮和首级，五官，肢体便是榜样，你能不后悔吗？”

羹尧道：“小弟如果贪生怕死，以个人祸福荣辱为心，也不千方百计以求与各位师长连络了。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，自当生死不渝，焉有后悔之理？”

何松林又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那么贤弟便不枉顾师伯的一场教诲，和云师妹为你的一番苦心，也不枉这位胡大哥此番的接引了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实话，我们这一个宗派，从尊师顾师伯起全是太阳庵道友，从表面上看，一切规矩与江湖各帮道会大致无异，其实我们完全以反清复明，重光复华夏河山为主，所以奉思宗烈皇帝为宗主，公推长公主总司香火，对外则以奉祠太阳菩萨为名，在西岳华山，江南太湖，四明山中均建

有太阳庵，愚夫愚妇，一样听其礼拜，但欲为本庵道友弟子却非有特长，心术极可靠，决不收录，入道之初，更须多方考验，才能派人接引，归入门下，一经入门，即不容退出，老弟虽然已受有顾师伯教诲，又经过云师妹长期考验，恰是我辈中人，但尊府八旗世家，令尊又是封疆大吏，便令妹也是雍王之妃，外则名重公卿，内则宠结椒房，如欲富贵，那是一反掌间的事，何去何从，在这个时候还来得及，否则少时神前一拜，便成定局，一切便要全依本庵规矩而行，如有反覆，不但各位师长决不允许，便我这掌门大师兄，也必须执法以绳了，还望三思才好。”

说罢卓然而立，目光如炬，直看着羹尧，羹尧慨然道：“这话不但大师兄如此说，便当日云师妹也都说过，路师叔和周贤弟更全曾以此语相问，小弟如果立志不坚，早有悔意，何至一直如此？至于富贵功名更是身外之事，老实说，小弟自承恩师之教，便立志要从鞑虏手上夺回这万里河山，为先人一雪奇耻，成固永垂竹帛，让后人知道汉族中自有好男儿，败亦愿以一身一家当之，决无累及师友之理，所以弱冠之后，便多接交江湖之士，也便为此，就无云师妹勤勉，不遇路周两师叔和各位同门，也必自行其志，虽百死而无悔，至于祸及父兄，牵连骨肉，小弟也曾想过，只此心非为自己打算，便足可以对天地鬼神，如路周两位师叔和大师兄不再见疑，便请告以本门规矩，小弟入门之后，自当遵守大师兄之教，倘有反复，悉听尊裁便了。”

何松林闻言，不禁面色为之顿改，单膝向周得一跪道：“弟子已经问明年师弟，实系志同道合，并无勉强，亦无追悔反复，与原考查人叠次汇报均属符合，可否收录，尚乞师叔替代老师父看验恩准接引。”

周得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这个接引师决由我充任，你快去请值年人来上香盟誓便了。”

羹尧连忙又拜伏在地道：“弟子谢谢周师叔成全。”

周得这一次却不再客气，只还了半个礼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如今已经算是门内人，以后却务须事事留神，不矜不伐，替我们这几个人，吐上一口气才好，却千万不要做半截头的英雄，一经真的得意，便忘却今日咧！”

羹尧正伏地连称不敢，遥闻何松林低喝道：“值年人来了，年贤弟还不起身迎接？”

那神龛后面，又走出一群人，当前一人正是那位画鹰老者路民瞻；后面却跟着四五个人，连那两名化装侍卫，和左右立的两位少年官儿全在内，龔尧忙又起身拜见，路民瞻一面还了半礼一面道：“过去你虽系肯堂先生嫡传弟子，但以共策大事而论，尚在门外，如今由你周师叔接引，才算是我太阳庵门下弟子，如依入门仪注，本须换上大明服式，才能饮血盟誓，现因在这北京城内，一切不便，姑且从权，只等日后到太阳庵再补行大礼，但你却须记牢，从今日一拜之后，便与鞑虏不当两立咧！”

龔尧躬身受教，便由何松林取过供桌上那叠黄表，交在他手中，捧了走近神龛圆桌前面当中而立，龔尧抬头一看原来那神龛里供的，便是大明思宗烈皇帝的神主，再一看手中捧的黄表却是一张申告入门的表文，只缺着下面名字未填，心中这才明白，正待要问，这张表文如何填写，那铁笔书生胡震已经站在神龛右侧，高唱道：“值年人即位。”

路民瞻便迳向上首站立，接着又唱：“接引人即位。”

周得也放下烟袋，在下首站定，胡震又唱：“考查人即位。”

周再兴趋前向路民瞻单膝一跪道：“禀值年师，这考查人原应云师妹充任，现在她既不能来，容由弟子暂代，等到太阳庵正式行礼，再行通知云师妹到场如何？”

路民瞻把头一点道：“既你云师妹不能来，自可由你暂代，他日正式行礼，再行通知到场，不过本门一切戒律规矩，仍须由她转告，以代接引师之劳，并专责成，以后入门弟子如有犯戒违犯情事，应仍由原考查人负责，不得推诿，此点你却须向云师妹说明。”

周再兴连忙答应，胡震方唱：“考查人即位。”

周再兴也向龔尧身后站定，底下便唱，掌门大弟子即位，本门弟子均即位，何松林与其余各人均依次在龔尧之前，路周两人之后，隔着圆桌分左右两行站好，这之后胡震接着又唱：“入门弟子上香。”

何松林便取过供桌上的一束香来，点好接在龔尧手上，示意插在炉中，仍回原站地点站好，接着便随着胡震所唱，跪、拜、兴，大家一齐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这才由龔尧跪着，让表通诚，等读完那表文之后，何松林倏的撩起裤管，从绑腿里面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来，一把捉了供

桌下面的那只雄鸡，取过一只大酒杯，用匕首在那鸡颈上一勒，将血注了些在酒杯之中，掷过那只鸡，就桌上又取过一枝新笔向羹尧道：“师弟，请用这笔，蘸血书名。”

羹尧依言做了，周路二人和周再兴何松林也全用鸡血署了名，这才由羹尧高捧表文，跪下来通诚盟誓，方将表文在灯上化去，后由羹尧谢过各执事人员和同门各弟兄，才算礼成，随即有人搭开那张圆桌，从神龛后面，送上酒肴，自路周两人以次坐定，路民瞻又向羹尧笑道：“如依本庵规矩，每逢开山门新收道友弟子，除有职司各人而外全必须到场，无如在京人数不多，这里各出门户，又必须派人看守巡察，还有其他奔走杂役，也全非自己人充任不可，所以只有应景而已。”

说着，指着前此假扮侍卫的二人道：“这是单辰、方兆雄两位师兄，他们全是你了因大师伯门下，现在隐身振远镖局，专走甘陕一带的镖，你他日如果有事西北，不妨去找他两个。”

周得也指着那两个少年道：“他两个是你师弟，乃是川中大侠罗天生的侄儿，如今算是我的记名弟子，如果你要联络川中豪杰，将来可以托他两人，你别看他两人年轻，岷江双侠，罗翼罗轸的声名早传出去咧。”

羹尧忙又一一见礼，单方二罗均自答礼谦逊，接着便由周再兴收过酒壶，将半杯鸡血倾入，以次替各人将坐前酒杯斟满，路民瞻首先擎着那杯血酒，向神前浇奠了，然后复行入坐，举杯向羹尧道：“老贤侄，现在我以太阳庵，北京值年人的身份，谨代老师傅敬你这一杯血酒，愿你永远毋忘今日。”

羹尧起身离席躬身举杯道：“弟子谨领师叔之赐，永矢弗忘，决以此身上报烈皇帝在天之灵，为先人雪耻，为我汉族争光，倘取三心二意，便如此酒。”说罢一饮而尽。

周得在旁，不禁大笑道：“壮哉，我也赐你一杯，愿你此后为国珍重，壮志能酬。也不枉今日我来替你当这一场接引师。”

说着，再视周再兴，也举起那杯酒来，周再兴连忙又替羹尧把空杯斟满，羹尧一面逊谢，一面也躬身领了。接着何松林等人也以次敬酒，羹尧全干了，最后，周再兴又斟了一杯来敬，羹尧笑说：“贤弟的酒，我已领

受了，如何又来敬这第二次咧。”

周再兴笑嘻嘻的道：“那方才的酒是小弟敬的，这一杯是小弟代云师妹敬的，这考查人的酒，你却推辞不得咧。”

羹尧只得又把酒干了，路民瞻又正色道：“现在此间事情已了，这北京城里，各方一举一动我也全知道，以后除极机密的大事，可着你周师弟来报，其他无关大局的消息，却不必多所往还，那向成侯异二人，实由允禔派去窥探行刺，我因要促成允禔兄弟之间各不相容，所以才派胡震去将此事揭穿，并为进身之阶，以后只要他能深得允禔信任，若干人自可由他引见，那便比你自已推荐引用要好得多，说不定我和你周师叔，还要再在你二人之外，再开一条路亦未可知，如果遇上不认识的人，一旦有事亟须商量，仍用前此信物，你别看那允禔此刻对你倚为左右手，又结上姻亲，须知我等所事，决非一蹴可就，他的谋夺储位，却只要玄晔老鞑虏一句话，事过情迁，便不是这样待你咧，此刻如不多方预为防范，那日后刀俎鱼肉谁属便很难说，老实说，云霄父子弑主背叛，本来久干显戮，如果不是为了将来可收驱虎食狼之效，你周师叔和我早亲自动手把他除掉，也决留不到今天，你也须明白，牢记此点，便知道一个应付之策了。”

接着又微笑道：“不过你云师妹，倒是深明大义，人也精明干练，有事不妨商量，至于你周师弟，平日仍宜以厮养视之，除无人在侧而外，却不可稍露本来面目，否则一经被人觑破，又反不好了。”

羹尧一一领命，又向周再兴道：“贤弟真与那载泽有瓜葛吗？他已和我那居停主人说过，主子奴才都向我荐过了咧！”

周再兴笑道：“我与他风马牛不相及，那来的瓜葛？那不过我托了一个人，送了他小老婆晚香玉一份厚礼而已。”

羹尧不由一笑，路民瞻又道：“本来依我的意思，打算再对你考查些时，等你在那官场上混过几年再说，只因昨天和你周师叔商量之下，他却说玄晔南下，难免有若干事要由你去相机办理，既然凤丫头已用老师父竹牌，使我和你见面，不如提早令你入门，各事才好安排，所以才有今日之举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得失利弊参半，一切还须更加小心，现在外面已是辰牌时分，可以就此偕同胡震回去，不妨托言，他住在这西直门外，追

赶交谈过迟，以致天色大明，不便再由房上越城回去，以致迁延了些时间，二人再把话对好，便不至露出马脚，至于你周师弟，那只有着他到你私宅去，等候你回去，再行录用，着他去谢过那载泽，算是完全看在他的份上，各方便天衣无缝了，此时却不可同行。”

羹尧一一受教，又谢了各人，才偕胡震，各向周路二人告辞，由何松林开动隧道消息，仍从来时路径上去，二人站在那块石板上缓缓上升，羹尧不禁笑问：“这地底一切布置，工程浩大，又逼近御花园，当日修凿，难道就不怕被人看破败露吗？”

胡震大笑道：“老弟以为这是我们修凿的吗？那就大错特错咧，不但这大工程，决无法能掩外人耳目，便这笔人力财力，也决不是我们这些孤臣孽子所可胜任的。老实说，这地方原是前代一座陵寝，有一次，无意中周师叔发现了上面亭堂入口，一路查看下来，只到这上面土室为止，便见停柩之所，虽然也是一个小阔人的墓道，却较之下面的规模差远了，他老人家本想上去，却不料，偶然一跺脚，下面声音竟是空的，似乎还有隧道；二次又乘着夜间，带了我们几个人，各携掘土用具，在跺脚处，慢慢又掘下来三尺来深，才又发现这块石板，大师兄何松林恰巧站在上面，误触机关，一下沉下来，下面竟是一座工程极大的陵寝，再一细看，这块石板底下却安着两根精铜大柱，四根石梁，和一根大铁链，只要人一站上去，踏动那根铁闩，石板便立刻下沉，等人一下去，铁索的另一头，另一块千斤石，自然仍会下坠，将石板送上来，端的巧妙已极，所以才秃子当和尚，将就材料，做了我们秘密集会之所，要不然凭人工现凿那里会做得出来？”

说着，那石板上升，已到土室，只见残灯未灭，情景依然，羹尧又笑指那些人皮、脑袋、五官、四肢问道：“这些东西，全是从入门复叛的人身上取了下来的吗？”

胡震道：“这也不全是，不过这些人全有可杀之罪，决无可道之理，所以才由值年人派人去干掉，取因记号，或者打包带来这里动手，贤弟此刻却不必多问咧！”

羹尧见他如此说，自不便再问，正待举步，仍循来时隧道上，胡震却提了那门外的绿纸灯笼，就灯上点着，迳向土室之外，另一条甬道走

去，曲折回环，又非来时路径，走了半天，方才停下来，胡震忽就壁上一处，寻着一个铁环，扯了两下，半晌之后，猛听那上面咳嗽一声，一个苍老的口音瓮声瓮气的道：“是那位道友出山，有暗号吗？”

胡震忙答道：“乾二丙三，护送新参弟子出山，有对牌呈验。”

接着便听见上面哗啦一响，倏然眼前一亮，露出天光，再向上面一看，还有二三丈来高，才见一个圆洞，看去便如一个古井一般，正不知如何上去，胡震忽然笑道：“年老弟，你不是会得轱辘轿工夫吗？如今却用得着咧。”

笑着又道：“愚兄是笨鸟先飞，恕我先行一步，要不然上面那位老前辈太难说话，盘问查对暗号又须时间咧！”

说着双手一拍，向上一窜，上去丈余，接着左脚一踏右脚，又向上一窜已到洞口，落向一旁，羹尧也把真气一提，一个一鹤冲天，跟着窜了上去，一下便离洞口不远，双手凭空一按，身子一旋，早已窜出洞口丈余，一看外面已经日高三丈，下面洞口围着一个八角石圈，果是一个井的形式，旁边却放着一个木盖，还连有铁索，穿在井栏上，再看胡震时，正与一个身穿蓝布褂裤，头上秃着顶的高大老人在说话，连忙乘势落在一旁，走上前去打了一恭向胡震道：“这便是那位老前辈吗？且请胡兄先容，待我见礼如何？”

那老人猛一抬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那姓年的小子，为什么不听招呼就上来，又在我老人家面前卖弄轻身工夫，我要不看在你那师父份上，不让你下去再蹲着几个时辰才怪。”

羹尧闻言再把老人一看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原来那老人，生得身长七尺开外，一张紫酱色的脸膛，眉发已经全白，两颊和项下，却生了一部乱草也似的虬髯，根根发亮，便如一个银色刺猬一般，两个老眼深深内陷，黄中带绿，闪闪生光，再配上隆准阔口，看去分外令人可怖，心知必定又是一位奇人，连忙又作了一个揖道：“小子无知，不知禁忌，多多冒犯，尚乞恕罪，适才只因急于要上来，实非有意卖弄。”

胡震也道：“沙老前辈，您别生气，适才是我忘记吩咐这位年老弟，上来须听招呼，不可窜得太高，以致才有此失，并非他有意冒犯，如欲见责，我情愿替他领罪如何？”

那老人双眼一瞪道：“我知道，用不着你来讲这人情，我老人家，要不看他初来不知轻重，又是顾肯堂的徒弟，早已把他打发下去教他再上来了，还等到现在吗？”

接着又看了羹尧一眼道：“如今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你给我自己跳下去，等我老人家招呼再上来，另一条是只要你能逃过我这手阴阳正反十三掌，不但我放你出去，以后我们便算交上一个朋友，你如有事寻着我秃顶神鹰沙元亮，决定帮你一次大忙，否则可没有那么便宜。”

羹尧不禁又吃一大惊道：“老前辈，您就是当年在玉树盐池上下北塔庄一带有名的沙老英雄吗？有您在此，年某怎敢当面放肆？”

那老人又哈哈大笑道：“天下把式是一家，技艺那分老幼？以武会友又有何妨？休看我老了，如果你不是江南顾肯堂的得意弟子，我老人家还不屑过招咧。”

说着，须发皆张，秃顶发亮，就势跳出丈余，脚踏中宫，双掌一分使出一个魁星踢斗架式，大喝道：“你还不赶快进招，难道打算跳下井去，再上来吗？我老人家向不苦人所难，那也听你，时间不早，却不许再迁延咧！”

羹尧因恩师当日在塾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平生极少开罪江湖人物，只少年时候在金陵市上对青海回教中有名的老师沙元亮，曾用劈空掌法赢过一招，以致结下嫌隙，当时沙元亮虽然遭败却不肯服输，曾有十年之后再分胜负之约，虽然到时并未践约，日后如果与沙门子弟遇上，必须留意，善解此隙之语，所以一闻老人报出姓名来历，不禁一惊，但因对方过于傲慢，颇为不快，再经这一逼，更有怒意，所以虽然明知对方必有绝艺在身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随着，略将袍角一拽，把手一拱道：“年某虽然年纪不大，昔年也曾听见恩师说过老前辈的威望，和一身绝艺，不想今日却在这里遇上，方才无知冒犯，本想当面谢过，跳下井去再听吩咐，不过老前辈既然提及我那恩师，年某便不敢再含糊下去，说不得只有向老前辈请教那套阴阳正反十三掌的秘奥咧！”

说罢一个推窗望月，虚晃一掌，随即收回道：“老前辈，请恕年某放肆了。”

沙元亮一见羹尧虽然发招，却只虚晃一掌，仍待自己先动手，表面

上似乎心存客套，实有不屑之意，不由大怒，颌下虬髯，越发戟张，一双绿眼珠也更加发出异样光彩，右手一沉，左掌推出，那股潜力简直大得惊人，羹尧不敢大意，连忙闪身避开，谁知沙元亮那一掌也是实中有虚，一下推空，身子一侧又大喝道：“小子，竟敢这等放肆，你再接这一招。”

右手一起，一个饥鹰剔羽呼的一声，又斜里扫射过来，那一掌几乎运到八成潜力，羹尧又闪过一边，掌风所及，竟将一株小树打折，不但羹尧暗暗吃惊，便连站在一旁的胡震也为之骇然，那沙元亮冷笑一声又逼过来，羹尧连招三招之后，也将师傅绝艺使出，进招还招双方各以全力相拼，掌风大起，只听呼呼连响，一连十余招过去，沙元亮忽然跳出圈子，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弟且请住手，我已有言在先，只用阴阳正反十三掌赢你，如今我这十三手已经使完，老弟尚有余勇可贾，岂可食言，再用其他手法取巧，那便不是秃顶神鹰的行径咧！”

接着又笑道：“老弟不必疑惑，我与尊师那场过节，经过了因大师的调停打成相识，早已过去，成了极其相契的朋友咧，如今我也早在太阳庵受戒，大家全是老师父门下道友，所以派在这里当一个清闲职司，方才不过要试试你的真实工夫而已，真要狭路寻仇，这位胡老弟能把把你引来吗？”

羹尧本已不支，一见沙元亮忽然住手，方在诧异，闻言连忙下拜道：“原来老前辈已是师门至友，那我方才更多多冒犯咧。”

沙元亮忙伸双臂架住笑道：“老弟，这却使不得，方才我是言明在前，只要你能接住我这阴阳正反十三掌，你我便交上了朋友，你这么一来，教我这个朋友如何交法咧！”

羹尧见他一脸真挚之色，那一双手架着，又无法跪下去，心知这等江湖群侠一言既出，决不容收回，忙道：“既然老前辈如此赏脸，年某遵命就是咧！”

说罢乘势打了一躬，沙元亮这才一捋虬髯道：“他们江南诸侠，全怕出面碍眼，我沙回子，却隐姓埋名了三四十年，又与各方极少往还，倒不怕那鞑酋留心到我身上，既与老弟订交，这城内大街上，有一家天兴居羊肉馆，那是我们教友开的，几时有暇，我们不妨到那里去倒上两盅，老弟有兴吗？”

羹尧笑道：“老前罪如果有约，年某必到，便寒舍也尽多江湖人物往来，老前辈如肯枉驾，更盼光临，彼此虽然隔教，我那附近也还有几家贵教开的馆子，让他们做好，再送到寒舍去，不也照常可以接待吗？”

沙元亮道：“那便更好咧，我们是一言为定，将来不是我敬造尊府，便是奉邀到天兴居去便了。”

说罢，一看日色道：“老弟昨日一夜未回，还宜早些入城为是，恕不屈留咧。”

说着忙令胡震更衣一同入城，羹尧一看那地方，却是三间矮小房子，外面有一片菜圃，砌土为墙，诛茅盖屋，外面还有一带短垣围着，大槐树下，正掩映着一双白板扉，分明是老圃之家，如从外表看，决看不出那里头却藏着一个反清复明的机关，不由暗暗赞叹，诸侠设计周密，令人莫测，等胡震换好衣服，别过沙元亮之后，偕了胡震，绕道赶到雍王府，已是晌午时分，这一夜不但雍王着急，便云家父女也不免耽心，正在秘阁聚议寻访之策，一见羹尧携着胡震回来，方才放心，雍王首先笑道：“二哥一夜未回，到底将这位奇士邀来了，却害得我们放心不下咧！”

接着又看了胡震一眼，只见他身穿一件二蓝湖绉长衫，上罩元色夹纱马褂，头上戴着一顶贡缎瓜皮便帽，白净面皮，年纪约在三十开外，看去活象一个中年文士，不由又道：“本藩凉德，致令宵小昏夜侵扰，如非足下预先相告，临时又代为诛戮，势将不堪设想，既蒙如此照拂，能先以姓名相告吗？”

胡震连忙拜伏在地道：“草民胡震，读书未成，素以篆刻卖画为生，游学四方，本无定所，前在汴洛一带得知侯异向成为野鸡岗大盗，曾因稍谙武技，中途救一过路客商，加以薄惩，略识二贼之面，不图月前来京，无意中忽见侯异，竟然徜徉于鞞毂之下，心恐二贼图谋不轨，遂蹑其后，复知二贼均在八王府供职，殊出异外，前晚又往窥探，方悉八王阴蓄异谋，竟令二贼，来此窥探并相机行刺，草民不直所为，才冒昧上书，冀有准备，勿为所乘，其后，虽蹑二贼之后，夜造潭府，实无越俎代谋之意，只以侯贼毒弹一出，必伤多人，才下手除去，悄急伤人，自知有干法纪，本不敢露面，只因年爷一再相邀，才敢随来领罪，还请王爷从宽发落。”

雍王大笑道：“足下今之奇士，我自得信以来，即盼一见，年二哥既

然同来，当已道友，焉有见罪之理。”

说着，连忙起身扶起，又笑道：“本藩虽不敢上比于孟尝，信陵诸前辈，但实具好客之心，足下有恩于我，而如此相见，却非国士之风咧！”

胡震方逊谢不敢，羹尧也笑道：“我在尊寓不早和胡兄说过了吗？王爷素喜接纳，门下尽多扶风豪士，大梁侠隐，向来决不肯以俗礼相待，足下如再如此，又非本色了。”

云霄也道：“老朽山西云霄，如今便是王爷门下食客之一，小儿女也都在此，方才年爷所言，实非虚语，还望不必太谦。”

说罢相与肃客入座，胡震又长揖为礼，极道倾慕，羹尧等胡震坐定，僮仆献茶之后，方又道：“我昨晚便防到胡兄诛了侯贼之后便高蹈远引，所以一路追了下去，不想胡兄尊寓却在西直门外，他夜行功夫又好，几乎赶不上，后来，总算给我追急，才把脚步放慢了，容我勉强赶上，到他那寓所略谈之下，便邀同来，谁知他却一再坚辞，直到天明才勉强答应，又邀我略进饮食，再等入城，缓步当车到此地，已经是这个时候咧！”

胡震又道：“在下一介细民，想不到偶因微劳，竟蒙年二爷枉顾敝寓，一再相邀，又蒙王爷如此恩宠，连云老前辈也另眼相看，真令人愧感之至，但不知那向成拿获也未？”

雍王看了中凤一眼道：“拿是拿住了，只是那厮倔强异常，竟敢仗着一身工夫破口骂人，如非云小姐将他制住破去工夫，却不易招供，如今一切实话全都说了，但是如何处置尚未决定，正等你两位商量咧。”

胡震也看了中凤一眼道：“久闻云小姐为燕赵一带有名女侠，那金凤令名闻天下，就是这位吗？”

雍王含笑称是，又给云氏弟兄也引见了，羹尧道：“那向成既已就擒，又供出实情，确系八王爷主使，王爷打算如何处置咧？”

雍王道：“如以这厮昨夜所为而言，实在百死也不足以蔽其事，不过如果送交有司衙门必兴大狱，一个不巧，反增皇上圣虑，天威莫测，结局如何更不敢料，所以我想把他宰了算完。”

胡震欠身道：“本来在王爷面前，决无草民置喙之余地，不过王爷如果一声不响就这样将那向成给宰了，八王爷未必知道厉害，也许再遣人来，便不胜烦扰，如依草民陋见，既已由云小姐把他工夫破掉，不如发放